



海外发展“仍未抵岸”



2016年3月2日，在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大学医院的中捷中医中心，王波医生（左）在给患者号脉。

新华社记者 王义摄

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大学医院内，一家中医门诊引起了捷克人的关注。为了前来就诊，许多病人甚至要乘坐2个多小时的火车。这里就是中东欧首家由政府支持的中医中心——中捷中医中心。

自2015年9月设立半年之内，中医中心就有近800名患者预约。米罗斯拉夫因为脊椎和腰部疼痛来这里治疗，“在西医治疗后，效果并不理想，通过中医治疗，现在不疼了。”米罗斯拉夫说，“可惜这里的中国医生太少了。”

中医药在海外正逐步获得认可。在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及华盛顿特区通过了针灸立法，全美有执照的针灸师达4万人左右；在瑞士，2017年起推广全国性中医考核，只要通过该考核就可获得中医师的资格证书；在荷兰，中医几乎获得了所有的医疗保险公司认可；在法国，主流医学界将针灸与草药疗法定性为“软性医学”；在澳大利亚，政府于2012年正式将中医纳入医疗体系，全澳已有约5000名正规注册的中医师……

融合中医理论、中药、气功、针灸、正骨、点穴、推拿综合治疗，几十年来，许多中医医生和中医诊所遍布海外，救治病患，悬壶行医，推广中医术。

1990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中医系的林国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建立了中医诊所，当时的比利时人并不认可中医，林国明的诊所门可罗雀。直到两年后，一位叫哈利的肝癌患者陷入深度昏迷，西医几乎已无能为力，家人情急之下把哈利送到了林国明的诊所。林国明诊断后开出中药处方，哈利连服三剂后，奇迹般地苏醒了。

此事轰动了布鲁塞尔，林国明诊所一炮打响。长期受腰痛困扰的比利时前国王阿尔贝二世听闻此事，专门致信表达了想尝试中医治疗的愿望。如今，林国明的诊所早已得到比利时医学会的承认，并列入了医保名录。

像林国明一样在海外推广中医的中医医生还有许多。邵礼平是蒙特利尔市的知名中医。1980年移民加拿大后，他一直从事中医工作。谈及多年推广中医药的波折艰辛，邵礼平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医药在加拿大的发展，就像一艘大海中的航船，不时会遇到风浪，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这艘船至今仍未抵达彼岸。

品牌论 跨越硬障碍，需要软方法

卢泽华

屠呦呦凭借“青蒿素”摘得诺贝尔奖，菲尔普斯带着后背上火罐烙印奔向里约奥运会的泳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学创举让世界认识到中医药的“神秘力量”，越来越多的国际名人为中医药“代言”，而随着《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发布，中医药“出海”，无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出海”条件。

中医药“出海”不是新鲜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同仁堂就开展了委托出口业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同仁堂已在25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1家公司及100多家零售终端、中医诊所和中医养生中心，在海外累计诊疗患者超过3000万人次。同时，中医文化也在世界广泛传播，“中医针灸”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也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然而，历经数千年医学实践，早已成功搭建成熟医学体系的中医药，至今却仍在国际化道路上步履蹒跚。

中西医之间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西方医学讲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强调天人合一、未病先防。同时，诊疗方式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让国外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一直较低，这似乎是一个“硬障碍”。比如，单从中医“脉诊”来讲，让外国人接受起来就十分困难。

国外现行医疗管理机制和标准体系的不同，也是一道较难逾越的“硬门槛”。西方医学体系缺乏中医药的专门研究及实践依据，只能沿用西医标准来管理中药，这使得一批在中国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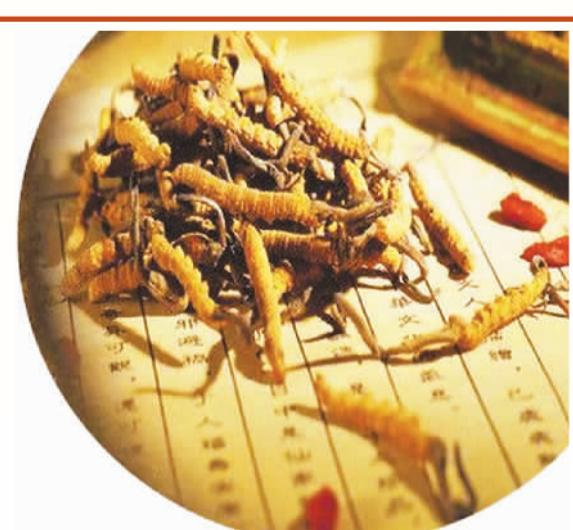
成百上千年的中医药材却只能在海外主流市场的门口徘徊。比如在澳大利亚，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等疗效显著的中药代表性品种，都是不允许进口的。

针对这些“硬障碍”，中国有关部门和业界都在进行着不懈努力。目前的做法还略显“生硬”。比如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并建设了一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基地。同时，在中医药国际行业标准上也持续发力。这些措施虽成效明显，却还略显“生硬”，跨越“硬障碍”，还要多用些“软方法”。

强化“健康养生”概念，可能是中医药进入海外主流医疗市场的突破口。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更新，中医药注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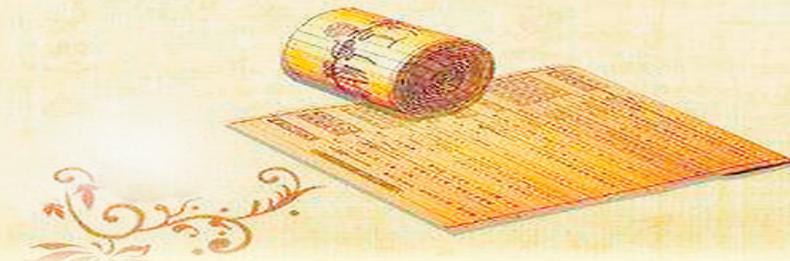
体协调、“治未病”的健康理念正越来越多地被人接受。相对于“治病”，中医药的“养生”功效更容易在早期被外国人接受。中医的针灸、拔罐、推拿等，相对容易理解，也不会引起过分的担忧，是打开海外市场的一个突破口之一。

传统中医药也要积极运用现代化手段来推广升级。海外许多地区地广人稀、到店接受中药问诊并不现实。“互联网+中医药”为解决这一困境带来可能。如果与电商平台、大数据等先进科技相结合，中医药产业更容易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现代化的推广手段必不可少。中医药企业需要品牌建设，并有意识地运用现代营销理念，将中医药产品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推广。



同时，也应看到，中医药想要引领世界，建立一套中医药的国际标准至关重要。也正因如此，在推动和实施中医药国际标准的标准制定上，要注意避免急功近利，要建立一套能与世界医疗体系有效对接，与国际医疗市场相适应的标准体系。

对于中医药走出去而言，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相信，一旦隔阂被打破，中医药的“神秘力量”就会被释放出来，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用“好疗效”做大“朋友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有67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团体251个，中医药传播国家和地区183个，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中医药院校数百所，认可使用针灸的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103个，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中医药中心10个……中医药早已成为世人熟知的“中国品牌”。

据去年12月中国首次发布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显示，中医药事业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随着系列中医药政策文件的发布，中国中医药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医药“走出去”正迎来最好发展时期。

对“中国印”的“宠爱与偏见”

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上，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带着一身拔火罐留下的红印亮相，“中国印”受到世界关注，同时也遭到许多西方媒体的质疑。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表示，这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伤痕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和质疑：菲尔普斯的身体状况还好吗？他是一个隐藏的血友病患者吗？还是说，他又开始吸食大麻了？



2016年8月9日，美国选手菲尔普斯在里约奥运会男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1分53秒36的成绩夺冠。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摄

事实上，火罐这个古老的中医疗法，让许多外国人“欲罢不能”。来自德国的交换留学生蒂姆曾到中国交流学习，他经常去中医院拔火罐，“好多留学生都特别喜欢拔火罐，我们经常要中国朋友带我们去。”蒂姆说。

从中医在里约奥运赛场上“躺枪”，到中医在外国人群中“受宠”，这一矛盾，折射出了国外对中医的偏见，而中西文化差异，是这种偏见的来源。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观直接铸就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学中医必须先学中国传统文化，否则理解不了中医精髓。”来自法国的克里斯黛尔说，她到了中国才理解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中医不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除此之外，中医在国外的发展尚不规范。在林国明看来，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制度，比利时中医药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医声誉，一些人去中国学习几个月就开始给人治病。

邵礼平同样对国外中医从业者素质表示担忧，“现在加拿大有2000多名中医，教育背景和水平差异很大。提高中医的整体水平，对维护中医行业的声誉也很重要。”

在日内瓦老城，红十字会创办人亨利·杜南故居所在地，一家名为贵生堂的中医诊所坐落于此。贵生堂的就诊预约日历上写满了人名。在瑞士行医多年的胡卫国医生说，来贵生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的人中，九成为瑞士当地民众以及驻日内瓦国际组织的雇员。经过十多年发展，贵生堂已经在瑞士境内多地开设了分号。

中医针灸近年来在瑞士蓬勃发展，很多瑞士人通过中医针灸治疗缓解了病痛，减轻了体重，控制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并发症。中医治疗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瑞士民众的认可。瑞士官方也顺应民意，将针灸纳入公民医疗基本保险。

中医药走向海外，是中医药技术的推广，更是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保持与海外民众的顺畅交流，保证中医药治疗的疗效，才是中医药在海外获得认可和信任的王道。

“获得痊愈的病人是传播中医药的功臣，为中医药在加拿大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谈及中医在加拿大的发展，邵礼平说，很多疑难杂症病人在长期接受西医治疗无效后，转而求助中医。诸多治愈病例被人们口口相传，让人领略到中医药的神奇。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愿意接受中医药治疗，其中不乏一些影视明星和体坛知名人物。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同样认为，中医能够在发达国家获得认可，关键是中医的功效得到患者认可。每次中医在国外义诊，口碑效应之下，患者纷至沓来，包括一些西医医生也来体验，对上肢取穴解决下肢疼痛等治疗方法和效果，惊奇不已。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写道：中国将“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中医药等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探索医疗卫生保健的新模式，服务于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6年9月19日，在黑龙江中医大二院的康复中心，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热尼娜抱着孩子阿尔斯兰接受中医康复治疗。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